巢林筆談

巢林筆談卷三

崑山龔煒巢林著

將以繼祖宗之嗣合二姓之好婚姻之典不綦重乎門楣求其稱婿婦惟其賢財帛抑末矣吳俗風氣日下男計奩資女索聘財甚有寫定草帖然後締姻者于是禮書竟同文券褻甚矣且一重利則良賤不及計配偶不及擇不亦羞族黨而壞禮節乎

上澣中澣下澣本唐官制十日一休沐也只應直省中人用之今人不解其義逼作上中下旬用誤

矣

韋邸華鶩工繪事毎畫輒詠自題空塵詩畫人目爲華空塵

内兄王廓如竟卒于金陵之邸舍慘矣哀哉其初到時猶强步晤予覩其神色甚訝之謂曰君似負疾遠過不致勞乎答曰吾散悶耳因扶至樓上敘數語便氣喘固知其病已深矣而不料其如是速也廓如爲人厚重無貴介氣善士也

曩在金陵忽海虞王柳南來報云今秋須解是淮上周白民果爾則一榜生色予問何以先知曰人

言籍籍矣已榜發白民又落清異之不利場屋自民豈不知之但題目到手終不肯爲之詭遇耳是科太倉中式七人却有幾名允入圍毬則閱文者又不盡河漢也辛酉榜後筆

予有姑適徐氏者。待字最久。其在家時頗近風雅。嘗栽菊數本。列西齋。潔酒治殽觴王父于花前。先君作詩記其事。煇和詩有花到晚榮應更好句。先君謝語關兩意。以俟後徵。不數年先君棄去。王父奄逝。姑亦不復留人間世矣。晚榮之徵。竟成虛語。每見菊花盛開。輒生悲感。

明時有官行人者過龍西溪霓謀曰吾欲註門籍幾日何如門籍者京朝官例書名簿置長安門有病則注明其下免朝參謂之註門籍西溪問故答曰近有楚差將遣之西溪曰湖廣非險遠况尊公在堂便道一省不亦善乎遣何爲者行人曰不然聞吏部將選科道承此差恐不得與選之則同官揚子山當行西溪曰然則辭予行人竟稱病註門籍吏部遂開選乍告病者不得出楊以應選擢天垣行人大慚恨此可爲詭避陰謀者戒

火居道士之稱今人不解火字義謂必土字之譌

嘗見鄭氏雜說載廣東僧人有有室家者謂之火宅僧火字本此方言亦皆有出未可臆斷

葉宮式大父白泉父二泉並以詩文書法負時望宮式以聲色破家誰復知其能詩者予猶記其蓑衣詩云漢家物色荒江上把換羊裘便莫知又樵徑落葉云松風吹去擔頭輕思致甚曲而饒有清韻

王逸田出所藏書畫示予予固未能辨其眞贋就其所稱右軍手蹟不覺啞然笑王書雖古本翻刻亦不易覯乃以牙籤玉軸裝潢華整遂嘖嘖自信

其眞。而亦知曇壞之鷄。當時已傳其贋耶。雖然受得百歎。或冀一眞。此却不礙風雅。

永明入緬韓臣馬吉翔等猶於中秋夜飲妃弟王維恭邸時有歌妓黎維新年且老矣吉翔强之爲梨園舞維新泣曰今何等時耶而猶作此醜態吉翔怒而鞭之永明之有吉翔猶福王之有士英二馬遜此妓遠矣

明弘治十一年顧文康大魁嘗夢人謂曰汝後崑山狀元姓陸至　本朝順治已亥徐公立齋榜姓始驗

讀立齋公章疏自是顧文康以上人其爲殿撰時
被名有句云空傳枚馬金門侍只倚雕蟲事武皇
長洲韓宗伯謂公生平致君之志已見於此

嘉民有同夕迎娶者從人醉爭道撤轎于路旁鬨
急燈滅倉皇誤舁既成禮人衆辭去彼此不知也
翌日兩家探信相視漠然乃大驚鳴縣縣尹以婚
已成雖誤因之便杖責轎役而解之已按其人物
奩資亦兩不相下云

或問寻夢航與瓶菴行誼孰優寻曰大舅氏高簡
淡素杜門三十年念佛讀書外無餘事蠱之上九

當之矣二舅氏積學有行其一國之善士歟又問二翁皆早謝青衿虔奉瞿曇悟道孰深予曰各有其累大舅氏欲障未除晚年猶蓄一婢然於世緣甚淡根株易拔二舅氏氣性太勝氣勝則查滓日生清虛日遠曰瓶菴書經五大部其功不更偉乎予曰此福因耳何關至道

松江王氏其先某翁以訓蒙爲業廉介有守一外省學徒巡按江蘇以多金酬師翁不受但囑其疏減浮賦里人德之有餽其生鵝者固卻不得留之人疑翁有義癖爭遺鵝池爲之滿後人題其處曰

放鵝庄子孫世顯貴至于今不衰

燕太子丹遣荆軻軻受命不固辭皆大失計無論軻刺難成即幸而殺秦王秦豈無復仇之舉見陵之患未見息也誠聽鞠武南連北搆之謀而用智深慮沉之田光敢死之荆軻疾仇之樊將軍與燕一切勇壯之士犢兵一戰事未可知計不出此而乃爲倖險之謀英豪屠盡身死國滅豈不惜哉

葛孺初先生在吳郡飲〻士夫家席間有女妓行酒每至前正襟危坐如對大賓不知其爲妓也史稱許散愁爲純儒先生殆過之

錫山有秦先生者嘗應試江寧舟過將軍眷屬生短覩溺于鷁首而不及避兵衆競毆之生拳捷落數人于水衆號主者主者皆叱去至生訴則曰君以書生能武壯哉本欲治軍罪飽君尊拳彀矣本軍願進一言賓興大事也今日幸遇罷兵耳脫逢敵手格鬭致傷我郎重懲之無及矣後當慎諸生深感其言其後館一富商家有羣盜來刧盜知其家先生能先欲除之排館門入槍棍亂下時館中無器械生不得已左右捉胡牀抵之呼聲徹內外其徒素受武藝于生者聞變出救生已攫盜棍夾

攻之盜乃退明旦出視血流滿地器物虀粉而生但覺兩腕無力云

孟子問牧民之道於子思子思曰利之孟子稱仁義子思曰仁義所以利之溫公謂子思孟子之言一也其對梁王與言之人異耳愚意對梁王正宜如子思之言順導之

滕文公三代以後有數賢君與孟子投契甚深井田之法意在必行雖則許行陳相胡亂一番以文公之賢必不因此而阻其盛舉特以國勢岌岌無暇及此耳試觀問于齊楚三章孟子亦無從措手

只教其爲善死守存亡聽天而已處七雄之世弱小如滕雖有湯武亦末如之何矣

五霸論才則宋襄最庸論德則晉文最下功皆不及齊桓而私心獨喜楚莊溫潤而能納諫

何縶音元英與張祖望綱友善人以張傲慢難近何曰今人不少便佞吾正喜其傲慢傲慢非美德較便佞差勝耳身爲貴官能於便佞中喜傲慢其人却可喜

賊臣至秦檜士無賢不肖再没個寬解他而邱瓊山暫說獨稱其有造宋功

歐陽率更貌寢似猴友人作詩戲之好事者遂妄作白猿傳斯不亦可笑之甚乎相傳王文恪之父漂海遇猩猩偶而生公後父得流航挈公以歸公貴爲作望母臺其說誕甚殆亦白猿之類歟

癸亥秋八月初二日爲繼外姑陸夫人五十設帨之辰孝廉君述裕預修綺綵燈屏之飾工縻數月王是盛供帳設宴樂爲夫人舞班進祝于蔣州大夫及縉紳士相繼稱觴歡宴連旬工歌不絕誠盛舉也且盡孝道也雖然物力維艱若稍從儉約未必非夫人意

與東庄王處士敘於靜寧軒子雅重之渠亦賞予
于物外子贈以詩有云鄙懷怕薰灼結想在淸真
落落殊難合欻然見古人以古人目東庄非虛譽
也東庄工畫爲司農公高弟
庚申三月予寄內詩云小樓連夜雨霏微寒食淸
明且過矣壬戌之春則有輕破羅浮夢緩歸陌上
花之句皆以其久歸而未卽返也今屆中秋同在
叟東時秋香盈座明月方高與諸內弟閒步空庭
談諧歡暢復賦詩有云廣寒許我淸輝共邦彼簾
旌隔幾重郤還謂予中年伉儷猶種情乃爾予曰

此而不用我情我烏乎用我情

亍作花月詩酒吟效連珠回文體中有綠浮杯影月節花句內常誦之謂不減亂點餘花吐碧彩雖不免刻畫唐突然亦具見其有雅致

太倉公之生母沈太夫人本農家女先是奉常先生夢一綠龍蟠其爪蟠於庭柱覺而異之尋有輸租者挈一幼女至綠衣紅袖繞柱如龍狀先生感夢留意及笄而後納之遂生相國

李學憲在楚中於五月十三日祀關聖赫日蒸炎少頃陣起李對衆賓曰俄而風雲變色有一幕友

與主不洽將辭去時亦在座倒接手扳曰所以炎涼異態

況公百律爲主政時朝鼓儆禮部將移文造鼓而難於措詞公奮筆曰緊綢密釘晴雨同聲同曹科目出身者皆嘆服

今人治喪大書祗領三拜及更衣等字愚以爲皆非禮也夫禮自卑尊人豈有示人更衣而拜且以梁之尊且貴者乎卽上香獻爵亦無自設唱贊之體

楊鐵崖詩雪水初融玉帶袍玉帶袍錢塘士女昔

妙清硯也其名艷異但不知於硯義何取

江右李荆山秩滿歸省迂道數百里存我於荒墅何情之厚也

施凌雲以翠步潮生乳麗之新酒月上松烟之小樓黃九烟夢讀採茶賦得此三句不知前人有是語否若憑空得此大奇

戾太子寃死漢武已是不明至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其時曾孫在內不即開釋以覘其氣度而乃遣使者分條中都官詔獄繫者無輕重皆殺之幸丙吉拒使得免不然不特戾太子無遺種

元平以後中興之主漢祚不幾絶乎而世猶以英主目之哉

霍宣成定燕王上官之亂成於昭帝之英明昌邑之廢贊於田延年之勇決宣帝之立丙少卿有力焉然卒不揜其元功者以其能不自用耳其後霍顯弑后猶豫不忍發舉禹山雲大横卒以滅宗其才識不如秺侯遠甚

遇事張皇則中無定主魏武臨陣意思安閒如不欲戰是絶大本領

杭守王公諱臨亭萬歷進士生三子長志堅登進

士仕至僉憲次志長志慶皆舉人世號一鳳三雛志長之孫編修喆生亦生三子科第一如前人徐司寇兄弟三人皆嶲甲五子俱登第皆我崑盛事也後以約花溪兩公繼沒王編修於廣座中嘆曰五子登科二顆已枯時五知在坐即應曰一鳳三雛二雛已殂蓋編修已喪二子故云

我崑一姓而異派者莫多於朱張俗云七張八朱又帶戴葉黃王果顧李不如一夫荸薺徐諢語耳於邑中著姓不及十之二戴無聞人嘉靖萬歷間間有科第亦不顯志稱儒家者有六其隸崑最舊

者也

沈萬三妻麗娘亡三思之作思鎖臺置離思碑有云玉骨土融百形皆幻紅脂塵化萬態俱空構室見其情牽樹碑由於恩結元末雲林金粟家並豐贍都以詩文書畫領袖風雅而萬三則羣指爲富人耳誰復知其能文者

鬼神可敬不可褻世俗則以褻爲敬焉往時見神廟有參謁迎送之儀以爲失事神之體今更有擡菩人簾之事矣設櫃收錢神廟舊規今更有异神聯會者矣賽會祇有旗牌等官今更設中軍里中

有有興者整頓儀仗頂帶緑服先期公坐揚揚自得直是以神爲戲耳

方矯亭先生儒而闢佛者也托生之說肇於佛氏儒者不道然先生自言前世爲富家兒年可五六歲思之泣下又何說歟嘗見鄣元敬載考亭曾請業紫府真人真人謂其不誠拒之愿以考亭必不爾傳之者妄也然儒者與二氏正不必闢王敬美云陰用其實而揚詆其名假竊其似而自文其陋俱恥之

汪何遐文遇有佳者必力購之不問得名與未得

名也近來制義之宗斷推金壇然不免入者主之
矣
有沈嫂子者以星術供奉　內庭　賜官序班每
承　命步不能趨常滾至　上前甚溜可謂工於
用短
徐相國之喪有一友王姓者飭工爲構何陳二翁
治賓客時人戲撰二對云九姐側身登敢匠事三翁
成對設階趨二翁皆行三九姐則王之諢號也
僧家曲徑通幽處正恐不獨花木深也愚意當盡
壞之易以軒敞禪房爲我佛洗滌香界卽道觀亦

然

隴西有一雕刻玉人長三寸許枕甕酣臥肖畢吏部也玉質瑩淨一甕紅如寶石有人以千金購去

又有一瑪瑙杯旁隱紅日酒注日落光溶溶如浴然名海天落照先夫人少時曾見一玉關帝赤面白身相傳爲柴氏之物王石園家有十二生少皆良玉雕琢中有一馬五色斑斕隨其形飾而雕之眞異寶也先夫人有一玉器上下合榫如磨形或稱同心結徑圍三寸餘膩如浮筠决非漢以後物

先君没祗存空匣不知落何人手可勝嘆惜

先曾祖遺一投壺瓶下鐫玉山草堂字特珍之

管子臥名利者寫生危言息其名利之心則無危生之累若竟云息名利者無生危便不見古趣矣

淮南子欲宍之心忘於中則饑虎可尾欲宍言慾其軀也二字亦奇特

明神宗一日御講畢語江陵相昨日禁中花盛開侍母后賞宴甚歡蓋指生母慈聖也居正曰仁聖太后處多時寂寞仁聖帝嫡母此爲引君當道

外高祖葛太常公八子各授宅一所迄今惟外祖之後尚世守其業前年廳事幾壞貫一撤而治之

百餘年之故物復光而幼時嬉戲之地依然如昨
可喜也後堂稍一因循遂不支雖然祖宗之業子
孫守之不墜固可慶幸不得已而腐敗摧折猶愈
於轉售他人增彼此之感也
周文襄撫吳吳民百世尸祝獨其與王振周旋士
林病之然其間有不可不辯者如振宅新成公遣
以剪絨氈一切地方事宜令毋掣肘公之籠絡小
人理或有之至謂錢御史昕抄沒振家金觀音像
背有孝孫周忱拜奉字樣無論必無是理即有之
其中豈無委折愚意公必有大母事佛公為鑄金

祈福其流入振家者或振偵知假宮闈旨取去耳不然天下寶物何限而必遣以佛像且孝孫何預而施之奸閹者乃在不世出之名臣乎阮亭不察遂謂其不惜名節即有功業亦不足重過矣

周文襄公初至崑甫登岸怒杖一人廣文朱先生晃叱隸止杖白公請息怒至衙門治之公從之已問晃何故對曰憲臺下車瞻覲所係因怒傷人恐累盛德公謝焉公與先生都無勢位在其意中故能陳納如此

尹直與羣僚審囚朝堂有殺妻擬大辟者直曰人

以無子娶妾遭妻悍毆死初恐絕嗣今顧絕其命耶世之妬婦長氣矣此據一面之詞耳既稱其妻毆妾至死不於妾死時控告擅自殺妻於法無赦理若恐妬婦長氣獨不慮寵妾凌妻者之長智乎尹固劣相不足道一時翕然矜釋竟無有駁及此者何也

天子詔四子言志原在酬知春風沂水却是所問非所對而一片化機流溢不覺深契聖心喟然歎與點固高曠亦不得以事為薄三子下節許三子是此章本義

嵇侍中不必仕晉既仕晉不可無蕩陰之節讀王裒傳始愜

歸元恭先生元旦書門符左曰福壽註南臺御史大夫右曰平安註北平都督僉事又題柱云入其室空空如也問其人囂囂然曰

徐司寇公於鄉里甚謙下有一老諸生過其輿公短視未及下隨以名帖致意

緩急人之所時有也而信義不可不講嘗見有向人稱貸者始未嘗不和顏巽語及期而不索可以相安於無言或其人亦有所需稍一促則反面詆

語信義之謂何故有善諾者謂欲假貸當先圖一

條來以俟他日對照又曰不諾則一怪諾則千怪

可謂深識世情者矣然使其借也果用于正其逋

也果絀于力信雖失於義不大傷如之何其没人

膏血供巳泥沙用也

昔頳巷舅氏嘗作開河撫荒諸說指陳侃侃言卽

不行亦使長吏知士林猶有公言今無其人

麓臺先生以畫妙天下一時受業者多極意臨摹

惟恐不似東莊於及門中稱高足公問汝意云何

答曰正患其太似耳公拍案欣賞曰得之矣

楊文貞公士奇見崑山屈昉送行詩有佳句識其名後崑令羅永年以事詣京謁公公詢及昉羅茫無以對公曰士人尚不知耶羅慙甚歸有詔舉經明行修上羅即以屈應楊公之留意人才不待言即羅亦可謂善補過者

澹歸禪師上孔定南書請葬瞿留守稼軒張監軍別山（諱同敞居正孫）其畧曰褒國之忠臣與開國之功臣皆受命于天同分砥柱乾坤之任天下無功臣則世道不平天下無忠臣則人心不正事雖殊歸道實同源其立言最爲得體宜定南之樂從也師俗

姓金名堡崇正庚辰進士永明王時任兵科杖戍後剃度爲僧

虞山與合肥真兄弟也其才望同其官位同其出處亦同而柳妓與顧妓又兄弟也其所專同其專寵同其妖蠱亦同是夫是婦總不足當童夫人一笑

凡物之底深者皆可稱臀今人用之必笑考工記㮚氏爲量其臀一寸言底深一寸也

曾王父至北莊偶見一繫蹄繩手洗之先妣問何用曰以縛豆棚可乎已而語人曰吾豈一繩之惜

哉新婦初做家使知天下無棄物耳北莊先君舊居

東坡月黑看湖光升菴更深看新月俱於人所不到處得妙境至以玉塔咏月以銀船咏新月亦非兩公不能剏此新語

南翔有一富翁甚吝嘗患瘧或謂瘧有鬼盍飼之翁以二錢取辦蓋烟一酒一紙一云已轉劇人咎其慢鬼翁曰任取命去不更爲汝所賣矣有一內親詣翁談次作須烟狀翁悟曰近有烟賈償所負可供君翁入客從門間窺之所貯不下數十箱翁

憑高擔一箱解包撮少許旋縛如初以授客恰一筒耳旣娶媳謂其婦曰吾與若辛苦久晨當厚奉有見其用簿者特添糕錢各一焉翁死子爲政不數月費萬金子死婦更豪奢每出必飾舟輿多侍從金珠綺縠之華甲于豪貴見者皆曰不有此翁焉有此媳

蔡林屋善易自號易洞嘗置大鏡南面遇其著書得意輒整衣冠向鏡拜䂓其影曰易洞先生爾言何妙吾今拜先生矣癡態中亦自饒韻趣

外王父莘伍公於徐司寇公爲從甥舅而外王母

又司寇從兄友也且連楹以居苟非吉凶大禮不數往時有一孝廉之父喜附貴人或詣孝廉不値父必曰在尚書第卒之孝廉亦不常在徐也

婦人稱夫曰㫐人本毛詩儀禮媵衽㫐席在東則又祗稱一㫐字古文省字如此

張桓侯禮服孟起義釋嚴顏俱是大有學問人作用其書法銘於刀斗文集傳於藝林風雅又如此此關張之所以並稱也不然明經好學如解州肯與兄兄而弟弟耶俗但知其驄目横矛爲一時勇態失却大賢本色矣

讀趙常山別傳始末皆具大臣器量目爲虎將屈哉

劉後主父昭烈而子北地武侯盡瘁於前姜伯約諸葛思遠効忠於後卒誤于陳祗黃皓譙周諸人爲面縳輿櫬之事辱祖宗而負忠良猶靦然以安樂爲魏晉寓公其甚于叔寶之全無心肝者哉譙周既明數學胡不入山晦迹而與人家國亡國之罪浮于黃皓

甲子秋七月偕内弟郗遐桓重赴省抵丹陽合舟從陸與桓重行歌互答雜以鄰鄰之聲道旁有竊

笑者將近省城山色甚佳輒下車卻行

酣臥秦淮寓中醒來曰熒熒上牕矣郄遐指牕謂予曰此日影也又湖光也映牕而搖曳也能以一句括之否予應聲云半牕秋日轉波紋極重譽予層層俱到妙在一轉字

夜泊燕子磯聞鄰舟有吟詩者酸腔聒耳極重謂予當歌以亂之遂申喉發調予吹笛以和風濤鏘激不復聞鄰舟伊哦聲矣

廿年制義拋卻半生有用工夫三黜鄉闈落得九冊無名敗紙倪鴻寶先生云熊狼之罣彔纔何時

出力乎精氣消磨予亦不能復事帖括矣甲子冬日書落卷後

辛亥之夏王介亭先生過舍見予少時藝亟賞之謂循此做去可冠秋闈及見近作咈然曰子名心熱矣何乃似丙午以後墨耶近來兩科頗憶先生之言稍規先正終亦無用然文章正的先生自不爽也

公孫述將帝蜀夢人語曰八厶子系十二爲期覺謂其妻曰雖貴而祚短奈何妻曰朝聞道夕死可況十二乎二十一史中無負作皇后如述妻者梁

朱溫妻張后見朱瑾妻被逼謂曰萬一汴州失守妾亦當如此矣有慄慄危懼之思才見明識

邑有一跛隸家甚裕嘗邀一鄉宦賞菊士林猶作詩諷之邇來胥勢益張宦族且貧屈節相往來者比比矣蓋始見則怪久習不異非獨其人恬之即旁觀亦以爲固然矣方奉常云士大夫固不可以富貴驕其鄉里亦不得以名器混於市井市井且不可况胥隸乎

陰符經三百言唐荊川先生敘之力闢譚兵養生家言謂聖人垂世之文精以治身粗以治天下五

賊之說千條萬貫畢具非大聖人判元黃於混沌正蒙否於乾坤隻字不能道盡深信其爲軒轅書而若有心得者然予讀之不得其微奧復取湯臨川先生解讀之義卒不明天隨子詩云曾亦愛兩句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方寸了十字萬代皆胚渾數語實獲我心

素書六編語語切要而詞旨較陰符亦易明了真聖賢經世之書也其稱太公兵法蓋黃石公逆知天下將亂佐命立功之士非兵法不足以動其欣慕兵法不出於太公不足以堅其誦讀故假托以

授子房耳此書卽黃石所著無疑
友輩中虛而能受者無如王叔武叔武文極爲葛
章撫表兄所賞固邑人士之表表者其課篇姪時
每作文必下問于輒以己意增損不自知其有當
否也已姪語予先生每見改本不厭數回讀予感
其虛受不覺愧自內生益思自勵乃知虛之一字
并能益人叔武亦我師也
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今字註我之今
日最惺如曾子少吾子四十六歲一貫之悟年未
及壯積學至老想亦去聖不遠四十五十無聞不

足畏只警策後生語不是到四十五十便奮發也
没用朝聞道夕死可矣老大失學者何可竟灰此
念

白魚段在邑之西南距城不數里相傳張氏據吳時爲幸姬構園亭於此今蓮河浜即其池也而前誌多不載何歟蓋兵火之後館宇烟沉村墟寥落二三野人莫有知文字者遂使佳麗之地湮没不傳耳自葛愼節陳刑部墓於斯而陸翁承李完素復以文學交名流白魚段之名稍稍見於雜集顧白魚之義未詳按白魚狀似鯉出海中此何以稱

焉豈以僞吳營駐蹕附會白魚之瑞耶古有段谷段溪水鄉之稱段或以此抑亦有分段之義而形諸筆墨見之題咏則又稱白瀼或瀼溪以其水源大瀼浦而名之然於白義何取乎稱瀼溪者近是溪有七十二漊最著者有鸛嘴鶴頸堯仁花瓶之名其水清冽頗有秀色東港爲石家堰西港爲陸家灣此溪之界也亦不知因何人得名予家舊居麗澤門有麗澤書屋燬於兵燹先曾祖西圃公始卜築於此見夫瘠田茅舍猶然一二寥落村墟也爲之築圩岸濬麦河㵐以服田力穡敦以孝友睦婣

於是地沃俗淳於諸村中稱仁里焉數十年來
國家深仁厚澤休養生息安耕鑿而不擾志　帝
力於何有村中氣色日新視昔日之卉木池臺僅
誇美麗者不大相懸絕哉書之以補前誌之闕

巢林筆談卷三終

巢林筆談卷四

崑山龔煒巢林著

乾隆十年　上諭本年各省地丁錢糧按次全蠲與民休息　詔下之日萬方忭舞自　上嗣服以來大赦積逋再減浮賦歲收稍薄輒費　天庾水患偶乘動支　國帑天地猶有憾　皇仁蔑以加矣我儕小人惟是祝豐年急公稅稍申媚茲之忱乃更沐非常溥博之澤于望外蒼生何福以當之自惟草茅無以報效衢歌不足頌揚祗有清香一炷禱祝上蒼惟　皇子子孫孫永保民

孔子世家載晏子沮封之語儒者滑稽不可軌法倨傲不可爲下崇喪厚葬不可爲俗游說乞貸不可爲國按語氣不似晏子試觀左傳所載及孟子所引其對君稱說引古今皆合體要何至詆儒若是或是戰國人僞撰太史公摭据故實亦儘有此種

以筋力用者謂之人人求丁壯以才智用者謂之士士貴者老此仲長統昌言論中語也留心詮敘者當味此

姊倩李天柱進香元妙觀予亦附辦香登彌羅寶

閤禮拜畢臨牕四望憶王虹友先生詩云中天星斗懸牕戶下界乾坤小市朝傑句也天柱幼孤今年三十餘矣祈嗣甚切寻以天柱爲人長厚妹亦好善天必有以報之無用傍徨也曾於其建醮時代作一疏中一聯云滲灕奉晨夕有缺慈親弄孫之歡俎豆祀春秋尚虛王父爲尸之願見者稱其誠懇

先君諸事謹慎於場事尤小心考具必親檢點猶恐有戲之者遺以片紙必搜括再三然後入去歲在金陵與友輩談及懷挾者爲述先人謹慎狀衆

頗笑之尋聞北闈以此獲罪者甚多須信過慎之非迂

宜興周啟嶲立五其始顴削頤逼面槁色蓋薄相也年踰三十猶困小試一夜偶宿南城外夢一雉冠絳衣者易其頭去其龎頓改舊觀又夢一白鬚老人命一金甲神剖周腹滌其臟腑而復納之祝曰清虛似鏡自是文思日進尋登第入詞林嘗見笠翁著奈何天有變形使者戲文耳世竟有符此者大奇

予先世多潛德自侍御公以下凡七世皆爲神迄

今猶祭于社其旁支之列于神牒者不下數十位故世傳龔氏多神有邑子以細故與先曾祖西園公爭論者公理直彼不能屈自負宦族詬公曰爾祖宗不過多幾個雕塑者耳公曰鄉先生沒而可祭于社以覘當時則榮者何如

真義舊有銀杏樹蔭下可布數十席始祖遇仙公手植也公諱猗仕宋爲殿中侍御史以忤賊檜高隱道遇一異人授以枯枝曰枝生處定居行至真義植之枯枝果生乃銀杏也遂家焉世稱公爲遇仙公目其樹爲遇仙樹事載中吳紀聞

我宗自靜軒公理以名藩謚清惠世有廉吏如海峰公瑾之令閩清攬齋公承恩之判漢陽鳴梧公起鳳之令杞子孫皆貧不能自存先是邑人有欲爲清視龔卿之語張元長先生曰此其爲龔氏之世謡也哉令後人動色相戒謂廉吏安可爲也悲夫先生作崑山人物傳於我宗獨多皆極詠歎淫泆之致

姚夫人仲淑之婢名墨池蓋夫人善畫竹其宜于墨之淡者俾受筆而已退其墨故名

國有四民農工賈皆自食其力士則取給于三者

得食較逸然舌耕筆畊裋褐不完往往覩三者爲更苦

婁東某太學本富室子日與諸貴馳聲驁色家漸落鬱鬱不得志至自縊死或云遇祟乎以祟者心之所名彼既不得于中切切自期一死鬼遂得以乘之豈真有所冤抑不釋耶假使其不爲習俗所染性或輕財而正用之則慷慨好施豈不亦婁東一偉士哉雖死生有數亦何至自戕其命予與某有親誼見其伉爽有情美質也皎皎素絲在所染之於此有深惜焉

漕政關國民米色不容不計而橫征在所必懲往時吏緣爲奸官分其槖正數外有加頭斛見時有浮面多寡視乎强弱勒掯在於篩揚糧憲以下名爲稽察實屬具文康熙末年吾邑有衣冠數輩攻其弊于上官者卒以買禍自三韓尹公制兩江周知其弊大爲振飭一切需索浮攙之弊洗滌無餘十餘年來奉行不怠省民間之物力可勝數哉

淮南子親母爲其子治疕禿血流至耳見者以爲愛之至也使出于繼母則過者以爲嫉也事之情一也所從觀者異也此此與樓緩對趙王引公甫文

伯毋同漢人文字猶近戰國

乙丑歲之臘月初八日葬考妣于溪南祖塋之穆位時值嚴冬天氣和暖操版築者便於赴功咸謂我考妣盛德所致嗚呼泉壤已封靈輀不返長依祖禰之體魄永絕不肖之晨昏痛哉痛哉旣葬兄炳建祠堂于節母祠後望松楸其非遠庶靈爽之式憑

魏文以素書所著典論及詩賦餉吳王又以紙寫一通與張子布高貴目裴秀爲儒林丈人王沉爲文籍先生事並風雅然身爲帝王而處極亂之世

尙狃書生習氣寧有遠模大畧

虞山王某以畫得盛名其始則婁東王奉常先生成之也先生故多藏畫有古畫一卷是其所最珍重者某居先生家久見之巳游時貴金太傅門浼其畫金遺書借觀實欲取之也先生遲疑欲不與彼方怙侈與之則累世重寶一朝輕棄誼不忍心知某獻媚猶以舊門下必不深辨爲臨摹遺之金得畫大喜而某則辨其新舊筆蹟曰此烟翁臨本也金怒書以誚先生先生不懌者累月作詩遣案問後某至見詩大慙先生欵寒暄如舊

諱元春之母魏夫人以詩書課其子而於榮進甚淡每於諸子下第輒置酒勞之曰此自有定分我亦不須汝曹有此也偶閱至此于心有戚戚焉少時試于學使者已得復失殊怏怏先妣和顏慰之曰學求在我者耳小挫乃尔介意耶正與魏語相類事隔多年忽忽若忘有觸斯感覺一時慰藉之言都堪不朽以是推之吾母之懿訓其可傳于後者何可勝道哉

周太翁安士作江南財賦考於民生有益其子植成進士人多歸美其父

北園在馬鞍之陰因山爲屏疏泉爲沼有卉木亭臺之勝無闤闠囂塵之擾　聖祖南巡常　駐蹕于斯　御書天光雲影顏其堂非獨東海隆遇蓋亦我邑盛事也予生晚不及覩　車駕巡遊之盛然自少至壯每至山間輒往遊焉園丁猶必索錢然後入後以登萊負帑入官即時拆賣我邑故貧士大夫旣無力以售此園而官斯土者又乏柳州公之雅與園之不保夫又何尤爭有買其地以葬枯骨者改爲廣仁園予賦一律寄慨有諸君創此誠高義不記當年拜　至尊句四方士有問及北

園者實不忍置對

家貧出孝子諺語甚確然孝子而家貧其孝行必不能達于有司并不能聞于里黨予嘗留心博採而樂道其事者絕少表兄葛韶九曾述一市人其父好飲而憐其子貧輒令減省其子陰益之不使父知父臨飲陶然亦遂不自覺其多少事雖微而克此即可以言孝

太倉沈白溇先生與顧菴公少友善公登三事先生以老明經遊京師相與呼字如故近世無此風矣

董宣令洛陽格殺湖陽公主蒼頭帝目爲強項令絶大風力臨死布被覆身家惟大麥數斛其清又如此范史編入酷吏傳非是

樊英累辟賢良不就其對順帝岩岩不屈可入隱逸傳不當以方術目之

東漢宦者蔡倫可附文苑良賀可附名臣呂強可附忠義

境遇何常在於善處惟不逸于有餘乃可安于不足南翔二妹家夙稱富厚近頗艱難而子不甚憂者以妹當富厚時亦未嘗一日自暇逸也

三月二十八日俗稱岱誕各鄉之神朝于岱廟廟有數處石牌介崑山常熟間賽會尤盛屆期水陸畢集加以鼓枻游拳飛艎競渡玉簫金管輩逸響于淸波翠袖紅粧流釆葩于漣漪洵貢俗之所不廢亦有興者所樂觀也王父晚歲頗賴絲竹陶寫嘗於是日延客奏技傾動知音予時尚幼遊興正狂今當其時況味迥殊追惟往事何可復幾

俞氏以圍棋冠邑中四方善奕者輒過訪有施生襄夏范生西平皆浙中年少與新安程蘭如鼎足莫有出其上者施與范嘗往來予家予不明奕理

而默觀其品褒夏端坐凝思落一子神致悠然范
則撫掌稱足以是定二人之優劣
賈子云履雖鮮不加于枕冠雖敝不以苴履名分
嚴國法重焉而我邑之狠僕叛奴無憚日甚其故
何也一在主之不振一在官之不明處尾大之勢
而無欲以持之令即不行于僕顧名而猶有慮焉
一利其資則予取予求受其籠絡矣此冠之所以
苴履也遇告主之案而按律以治之法先嚴于未
審聞風而知所懼焉一居為貨則抗訐抗辨惟所
顛倒矣此履之所以加枕也嗟乎冠苴履義已蕩

然履加枕禍可勝道哉

顧亭林先生嘗言五經有大全而經學衰矣宜廣集宋元說經諸書無論當否悉貯之先生無書不讀而識力又高宜其爲此說也愚以經衰于闕略亦未始不晦于太廣若無無論當否悉貯之正恐識力不定者易誤

先君分校江右得張君文杜卷薦之主司及閱二塲卷失一判業已甄拔主司不忍棄置遂錄之夫一字錯誤外簾猶必帖出累累數行閱幾人而不及檢塲中洵有神乎張登進士任蒙陰令

外舅王律菴先生歌鹿鳴時祈夢于呂祖廟引入一庫中按匾封識皆州縣名詳之者俱謂他日必任藩憲後竟以豐城以委盤庫卒于南昌邸舍

或問子詩如何可作子曰不知也姑就鄙見論詩只有三字情也理也景也而蔽以一言曰真寫得三字真即村歌亦成絕調不觀古來謠諺有載之史傳垂之後世者乎然則學可廢乎曰否真是詩之根非學無以殖之須於吟誦時得其真氣味然後下筆時可以發我真性情何謂真性情何謂真氣味神在句外何謂真性情言出心坎若意淺神竭剽粘字泉

都不是真氣味熱中人作高尚富貴性談場匿僞
君子講節義都不是眞性情知此始可與言詩
都人有收取婦女塗飾賣人作婢妾者謂之瘦馬
家蓋以嬌養得名居間謂之白螞蟻言其無縫不
褸也此輩相爲表裏于是買妾者輙往揀擇中意
則昂其價否則犒以零星謂之看錢遂有浮浪者
但辦看錢故作揀擇以恣調趣而瘦馬家往往驅
使螞蟻百端誆騙呈樣者以醜易美隱年者指婦
作女甚有鼓樂送至舟中喜嬪詭言新人害羞且
莫相接而又以遺忘箱籠爲辭登岸脫去受誆者

方施施自得揭巾諦視乃一冠帶泥神廻顧從人多散急往其家理論鄰舍皆云昨宵暫賃不知所往欲鳴官又無指名吞聲忍氣而已刁俗幻變如此

予於聲歌無所諳獨喜笛音寥亮每當抑鬱無聊趣起一弄往往多悲感之聲淚與俱垂審音者知其爲恨人矣今夜風和月瑩闌干靜倚意亦甚適爲吹古詩一二首皆和平之詞而其聲仍不免于嗚咽何也

歌詩譜從琴中度出寶臣叔得之陶顒若陶受音

律于徐湘州吳中清客莫及也

或謂婦道尚柔剛則必凶愚以爲不然剛有善惡惡則爲猛爲𤇡婦人得之而嫉悍生焉疾之誠是也善則爲義爲斷節操因之夫何不可且柔亦未盡善也或慈順之不足而流爲暗昧入於陰邪其害更甚即如易之歸妹六三與上六不得與于初二四九之吉而謂婦道之專尚夫柔哉

西田離州城不數里王舂常公別業也大觀雖遜東園而位置幽雅兼遠眺垂綸之勝壬子大風宇就傾圮近閩川東公頗事修葺勝地可保亦幸事

也

壬寅七月以府試入郡偶至滄浪茶肆其賣茶者年可五旬有文氣爲具述黃生員割勢一案脫口如瀉水心異之叩其鄰云來未幾日亦不知何處人朱業師謂此必訟師潛跡者郡城具五民肆市寺觀中定多可疑人

高貴鄉公幸太學講論諸經甚晰獨於垂衣裳一段問對俱失上古制作原不成一聖人之手大抵先其所急漸臻大備乃以衣裳有無疑黃帝與羲農化殊迂矣而博士淳于峻對以三皇時人寡而

禽獸衆故取其羽皮而用足黃帝時人衆而禽獸寡是以作爲衣裳以通時變衣裳之作豈係乎人獸之多寡支離不更甚乎又當時司馬權重上下之分蕩然急宜講者莫如春秋諸經皆講而獨不及此何也

人固不易知知人亦未易也昔王湛有隱德兄子濟常輕之一日見湛剖析易理乃嘆曰家有名士三十年而不知濟之罪也噫以濟之雋爽猶且久而後悔而況其他

宋儒以南軒先生之故而進魏公子名賢不知攻

李忠定殺曲端引檜賊者誰之咎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

王郗遜桓重率其姪芝庭將往西山便道過寻且曰吾次姊櫬歸權厝山足金君羈宦京師甥幼未勝扶櫬莫有爲之主者義不敢勞吾子子曰不然爲姨也唁君即主矣遂附舟夕發三五佳月斜侵半艙吳歈與譙鼓相間欲寐不成劇談徹曉曉過靈巖霜林夕照紅黃滿山偶一命屐不覺步屧廊登琴臺矣俄而烟光收黛仄徑窘步遂扶攜而下明旦至費家河村舍則孺人殯在焉蓋停而未壙

也歸而述之於內弟溯不止因代作挽歌一律以
敘其悲傷之意
婁東曹季篪秀羸能文與予交甚歡嘗謂予君不
黎照史事誰屬予曰君終于矜語寧有大史館容
得如許輩季篪曰此非予之私君也先王父嘗言
之矣蓋季篪之祖鴻儀先生耄而好古季篪曾以
拙作塵覽先生惠予佳章極爲引重意是臨文獎
借耳不謂其平日所論如是我何長被斯譽也謚
愧
予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予也有三年之愛

於其父母乎子也一呼使天下後世為人子者惻然蹙然心骨俱碎

吳中時醫某始以痘科得名漸及大方名益噪負技而驕不多與金錢雖當道或不赴時亦以此受辱服其藥者輒見殺而名不少損蓋小效歸其功大害委于命一任其輕心躁氣不惜以身命嘗者踵相接也既死關傳其墮落狗胎有文在腹其子以五十金買養之豈以其奚落窮民妄投藥劑致有斯報耶然而郡人之言不足信羣聚而詆之一如其羣聚而奉之也

予幼時甞夢與人搏狂叫不止已而聲氣漸微喘若扼吭吾母連呼乃惺惺而格格者累日此亦曰間頑放所致甞登馬鞍山苔徑甚滑爲衆所擠失跌且數丈下有大石觸之立碎忽覺空中驅向樹間乃止又性粗食易哽噎比長稍加慎遂鮮諸患權載之曰舟有溺騎有墮寢有魘飲有醉食有噎行有蹶其甚皆可以致斃信哉

爲至人作文不具絕頂識力寫不出真面目真精神予讀錢鶴灘先生義勇武安王廟碑不勝躍喜其言操之賊有白之者而權之爲賊未白也自王

首辱駡其使不與爲婚使人知權之當擯及權賊王附操而後其爲漢賊者始不得逃乎天下萬世之公議然操尚知留王以傾權而權不能留王以支操不惟智不操若而得罪于漢室亦大矣故權之爲賊自王白之也此義閟千百年無人能發一朝揭出自是絶頂識力不愧爲至人作文

吳人稱父爲阿伯是爸字之誤又稱母爲阿嬭本音廝訛如埋人子曰稱其父母而竟不知爲何字耶司馬溫公書儀云古人稱父爲阿郎母爲娘子今則稱子與婦矣

曾王父晚歲建大悲閣于書屋之左平旦卽起盥漱禮大士誦金剛經及佛號月以爲常閣亦有勝致憑檻臨流啟窻見山亘以梅竹蓉桂芳香四襲旁有斗室曰洗心外有小軒曰息廬茶竈畢具眞跏趺勝地也復營壽藏于溪南構別墅數楹暇則扶杖徘徊有司空表聖之風諺云人要日日死得此境甚難或以家累未了爲戀公則七十而傳矣或以子孫不振爲憂公則有孫發科矣時先君已登賢書或以後事未備爲慮公則松楸鬱然矣或以萬業隨身爲懼公則勤苦于前焚修于後矣及耄而終

盡除障礙非福德兼備者不及此

先安節於方伯公行次甚尊其與方伯書稱賢親相公彥文足下稱賢親服屬稍遠也稱相公尊其位也顧文康嘗受業于嫡姪臨文稱老姪先生蓋亦不以親故貶尊也

金壇周名詩妻徐夫人教其子有云財散可來名辱不復真名語也徐兩子一上庠令鍂一庶常鍾鍾負異才有賢母而不能遵其訓至身名俱喪惜哉咼名詩先已入鄉賢以鍾故黜之死而有知何以面父于泉下

檇李王星元世習傳神總角一別更二十餘年矣今夏惠顧爲予作採藥圖霞思雲想刻意經營圖成栩栩欲活不知畫是我我是畫也

有一生没其宗女之財女故出家早没者其人感腹疾常蠕蠕動焉一日腹中忽作語曰爾負我財不急爲好事不汝貸也語畢痛甚因私覩曰苟捨我唯命居久之其人怠忘痛如初憶前語爲舉一葬埋公事

積財已非達者而埋金更屬大愚以有用之財廢置無用雖擁厚貲不免守虜之譏以至公之物據

爲至私卽貽後人亦啟偏頗之釁匪直此也財猶泉也流則其性違性不祥故有埋積日久爲怪爲祟者或又云埋金變水或成白漿又往時里中發窖者見新遺牛糞氣息蒸然可異然則爲富者計孰若好施與建不朽廉取薄享陰培子孫之福於無盡哉

肩輿之作古人有以人代畜之感然卿大夫居鄉位望旣尊固當崇以體統不謂僭濫之極至優伶之賤竟有乘軒赴演者

常遷　帝鄉之懷欲往而中止者數矣去冬氣冲

病發新年轉劇默坐四十餘日乃瘳會內弟朱麟桓重來結伴遂欣然允之舟中談諧甚暢未見所苦抵濟寧舍舟從陸氣益蒸炎弱不受穢至東平漸漸眩頭見食欲嘔矣朱麟假道臨淸臨別黯然將踰梁山病發車中自度前途尚遠不堪顛頓幸桓重古誼伴送予歸一月之間兩渡江河生死遷變不惟自累并以累桓嗟乎何遇之窮也旣歸取前歷試諸艱綴阮途誌歷二卷題詞其後自此絕意名場矣

古人每於幼時得句占讖癸巳之春予年十歲塾

師王崑發先生以燕語微風日命對予對以鶯啼細雨春句師極賞其工爾時亦不自知其何況也及今思之不爲轉睛之鶯而爲啼雨之鶯境遇迍邅之兆歟

三叔母朱孺人圭璧其躬冰霜其操竟不及享子奉待　天旌抱鬱以沒嗚呼悲夫母待字方笄作配于繼十年伉儷病裡生涯（叔犯虛症事病極苦）九載寡麻喪中度日（舅姑及夫身歷三喪）代鞠盡寸心之瘁撫躬無愧內之遺可謂生人之至艱未亡之極痛者矣而負托者又外若任勞陰圖中飽量步菲給反受皺顏

既處境之難堪復逢人之不諒母安得不病病安得不死哉雖然母自少知佛彌留之際猶強起櫛沐辭父母諄諄以念佛爲囑大限方來真如不昧業債脫淨邦超矣於世乎何戀於人乎何尤

李空同先生作雙忠祠碑文言周之亡也稽首奉圖籍西向納土不聞有死之何也曰文弊之也文弊則天下橫議橫議則縱橫行縱橫行則亂賊肆亂賊肆則貞純匿故蘇洵者縱橫者也其言曰比干有心而無術蘇秦有術而無心秦何人也鷃雀與孔鸞長短耶故禍天下者必洵之言者也忠臣

成仁義士死國舍仁義何術矣其論足以扶教維
風其文足以砭庸鍼俗卓識大力一空當世作者

雙忠祠祀龍逢比干

馬鞍山舊歸顧氏按之邑乘雖無明文然幾百年
相沿以無異詞其爲顧氏世業無疑也近有修怨
于顧者糾二三人士具呈上憲謂其占據遁糧戕
賊取利上憲信之斷歸公管刊石著令予於此有
盛衰之感焉文康之後子孫世官山亦藉以培植
邑人士惟恐此山之不歸顧氏及其衰也斬鑿弗
禁不肖者或因以取利遂使仇家得以藉口奪如

反掌假使顧氏有一二有力者保護此山清其積逋彼雖智亦何所施其技哉既予以可乘之隙而又以赤手空囊與富而多謀者抗訟不敗何待

楊誠齋不爲韓侂胄撰南園記甘受擯斥士論高之陸放翁爲韓撰閱古泉記世多譏貶愚以楊公誡高郎放翁閱古泉之作亦不過登覽文字無關重輕也

韓侂胄忠獻後人藉權任奸洵屬不肖然其封鄂王奪檜爵頗有善舉即伐金之役猶是春秋大復仇之義未可盡非也特誤用程松致辱國喪師耳

函首送金雖其自取然宋亦大傷國體

世傳蘇叔黨爲梁師成妻服緦麻朱侍郎談白賈似道書萬拜二公皆執節名臣何至屈辱如此多開闕疑正在此種

今夕是中秋節矣病侵强歲閒過清時功名之士所爲短氣不佞緣以藏拙亦自不惡但簷溜冷冷月光隱翳絶無佳景一生不知幾度此節似此便可扣除

賭博之風莫甚于今日閭巷小人無論已衣冠之族以之破産失業其甚至于喪身者指不勝屈近

有諸生犯賭一案教官坐贓落職以下褫革擬罪者數人似亦可以少懲矣而沉溺游蕩者卒無悛心愚謂聾蟲尚可通以意氣人爲物靈寘頑一至此耶且盜賊飢寒迫之也此更何所迫歟數年前隴西有僕馬道者身受賭害抽刀斷一指自誓于時觀者失色盡謂其能痛改矣乃左創未愈而右執葉子如初

鹿城素稱名邦科第較勝於他邑近甚不振然猶稍稍繼續今閱賢書南北寂然徐北海先生謂馬鞍之有搭如文人之有筆筆頭落矣其何以濟有

輕薄者謂塔去頂如葉子中六須子盡隱諷賭風之盛而文士失職也

一朝之忿逞于一擊固取禍之階然有不平事情亦難禁我吳有兩大快事陸冢宰完爲諸生時毆方士王臣五人擊奄黨王臣怙寵肆虐拘係諸生抄錄方書完約同袍競擊之幸撫軍王公恕奏列臣罪完等得免五人竟死于毛撫之手快事中又生不平恨不起一鷩而鞭其屍也

邑有一女子既受聘矣以夫家係人奴誓不嫁將娶之夕截髮投尼菴夫家旣失婚費力訟于再娶

夫之父遂以犢死今年秋夢女而嚇之曰我將厲汝女驚覺猶意夢爲尔耳不足異也是日向午果有大蛇蜇其股女負痛徃走蛇亦昂首尾之若待其斃然一尺以耜斫其頭頭落猶蜿蜿不止火之亦不焚噫怨毒之於人甚矣哉我不知其出家果不過恥爲人奴否何其舅之痛恨若斯也豈前世已有夙愆又加以今生之負聘遂固結而不解歟七月十四日晚颶風大作庭樹怒號颱戸如裂夜更數起崑治隄墻百餘年來從未傾圮至是塌盡沿海漂没甚于壬子當事大開倉賫船粟往哺而

民情刁惡反傲天災凌官長鎮洋冷侯幾被侵崇川亦屢鬧及撫憲至乃止疏鬧　上為惻然以崇川被災最悉蠲其賦餘命相國高公同督撫兩臺以災之輕重議蠲勿拘常格于是災黎並沐更生之德矣

遠族有僑居茜涇者云水大至老幼互絙同乘一富者之屋三日不得舉火被災前無夜不聞哀號遷徙之聲此其兆也

劉河有一人乘茅屋吹至海中見一大艘燈光熒熒中有一袍帶者儼坐如大官作檢簿狀顧此人

不在數中急放回其人如醉夢順流得達隄曲

一閭賈槖千金生理盡散于災民豪舉也

成都守王恕齋先生以心疾没于晉井前後喪四子兩孫何遭厄之酷也予爲太原壻得接諸先生風旨中丞公長厚和平獲壽考發于孫天之報之者未艾也成都或不及中丞之度量然聞其任刑曹守成都始終以謹廉自持居鄉不與戶外教子孫以退讓不可謂非賢大夫矣食報如此令人不解意者天道忽近而貴遠歟令似景沂亦誠實諸孫多秀發其必有以光大其烈焉

婁民有冤鬼臨身者家人許以經懺超薦病人作鬼語曰必得成都王太守誦玉皇經乃解其家以鬼語謁請恕齋爲誦之果驗恕齋素奉道其經力足以解人之冤而不能自度其厄何也

傳聞虞山出虎吏兵持弓矢逐之不獲崑人相驚以虎至愚以劉昆守弘農虎皆負子渡河今郎未能驅之或未必招之使來有謂我崑從無虎患者則否弘治己未有姚某渡吳淞江遇虎以虎足陷淖幸免正德丁卯農人胡山死于虎嘉靖戊戌虎復至足跡遍三四里即吳淞一處虎凡三見事詳

方奉常集

天下無不愛其子之父瞍之頑亦緣後妻少子之惑不然父即不慈必無忍死其子之理忤逆之罪何罪乎而敢輕告之哉世之斷斯獄者先究其寵妾後妻之有無而眞情自立見矣特湖北鍾祥縣有高氏告逆事故書此

我不解天地生物何以有毒蟲猛獸尤不解生人而更有甚于毒蟲猛獸如今之拐子者取人腦髓人胎斷人肢體慘毒非常前自嘉興發覺鄰郡始嚴緝拏亦怠弛如我吳殺孩一案承審官以首犯

已蕤迸欲覓其餘黨幸蒙大部神明屢次嚴駁臺中亦章論其事　上即命御史覆審終不能窮究根株不知何時得刈盡此類也聞浙中有大紳利其合藥之資陰爲護持或未必然果爾則又與于拐子之甚者矣

方移周正又旅嘉平青帝侵權花先春發元冥失御水不冬凝風自南來輒掩在癸之曜雲行西去并收離畢之光雨滴愁腸燈昏永夜心懷萬端而不寐勉事丹鉛病渝一歲而未瘳怕沾藥石當寒而暖烟出喉吻應欬而舒酥其骨節幸有真師之

妙偈教我安閒真歇禪師偈云老僧自有安閒法百苦交煎總不妨安得呂

祖之神通惺寻大夢

巢林筆談卷四終